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弹道导弹防御计划 与国际安全

朱 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弹道导弹防御计划 与国际安全

朱 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朱锋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冯绍雷,陈昕主编)

ISBN 7-208-03777-9

I. 弹... II. 朱... III. ①国际问题-安全-研究

②导弹防御系统-研究-美国 IV. 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6939 号

责任编辑 范蔚文

封面装帧 傅惟本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

朱 锋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5 插页 5 字数 519,000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3777-9/D·652

定价 36.00 元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编：冯绍雷 陈 昕

编委：王逸舟 王缉思 冯绍雷

李敏煮 陈 昕 黄仁伟

1526/05

丛书总序

走向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以其前所未有的成就，期盼着、静候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來。

人类从未有过如此辉煌的业绩，也从未面临过如此艰难的选择。

当下之时，人们刚刚庆幸于和平地实现了国际格局的大转换，却又忧心忡忡于帝国崩溃之后的动荡与纷乱；旧有观念系统被冲击后的迷惘与困惑，以及未被摧毁的武力所带来的疑虑与恐惧。人们在欢呼史无前例的繁荣进步之余，还不得不为已经显露、或尚被隐匿的种种不测之虞所困扰：国际交往迅速增加之后所伴生的失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同时引发的失却平衡；科技昌盛之后所出现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破坏；尤其是新一轮大国竞争所酝酿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对这个因循沿袭和重新构建中的国际政治秩序提出巨大的挑战。

恰恰是这种变动与期盼、困境与挑战，渴望着——门能够对当前国际变化指点迷津的成熟的知识门类应运而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专门研究国家间交往规则与方式、国际结构要

素与机制及其变化规律与逻辑的国际政治学科,不仅无由推却自己的历史责任,而且必须以自身所持有的知识工具,为新世纪的降临催生。

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科曾有丰厚的积累。这一知识领域对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地缘政治,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有着诸多理论思考与详尽的实证记载。问题在于,当今的国际变迁已经大大超出这一传统知识门类所能容纳的范围。

当今,人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对国际事务简单的、或者哪怕是详尽的记录式描述,而往往要求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描述方式向理论分析方式的转化,已经是客观的国际现实的耳提面命。人们也往往不满足于仅仅或从政治,或从经济,或从军事的单一学科的国际现象分析,国际事务本身早已经跨出了学科的阈域。所以,从单一学科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心理、历史及至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已经是学科本身的逻辑发展所使然。恐怕,一个更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人们还往往不满足于从国际政治与国内问题相互隔膜的眼光来看问题,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已经把各国国内的变迁与国际交往与世界性事务紧密相连。因此,从国际与国内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潮流的变迁,甚至于世风的转换,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战略选择与政策判断来说,都是一个格外重要,也格外需要重视的方面。

在海外,面对新世纪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已经向世人交出了他们的答卷。近年来,蜚声欧美的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塞繆尔·亨廷顿,包括基辛格等,已经写出了多部长篇巨著,直面国际巨变,预言天下走势。虽然,这样的一类著述不

会也不可能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是,国外同行世纪末的冲刺,无论如何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信号: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将如何回答既是来自客观研究对象的、也是来自同行同代人的挑战?

所幸者,国际问题学术研究领域已经不大可能再是欧美国家的一言堂了。生存与发展、一体化的挑战以及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一步一个脚印地营建着自身独特的国际政治知识结构。

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远不容易。中国国际问题学者首当其冲的任务,恐怕是要寻找和形成国际政治专门领域的研究语言与研究规模,并克服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因为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做法,曾经给我们的国际研究与重大问题的判断带来干扰与破坏。

与此同时,构筑国际政治领域独特的概念与范畴体系,也是需学者们皓首穷经,冥思苦寻方能实现的境界。对于一个思辨逻辑传统相对薄弱的民族,这无异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观念革命。事情恰恰在于,一个没有独特范畴与概念体系的专业门类,就没有权利去担当反映和影响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角色。

从客观上说,与工业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的国际环境相比,当初,西方列强是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中以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技文明开拓新边疆的;而今,当发展中国家起而奋争时,举目四望,国际环境中却早已是强手林立。这样的国际环境反差,也决定了两种国情与国际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研究将会在研究的主题、方法、素材等许多方面大相径庭。这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必得对当今国际问题作出自己回答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立意于回应国际社会走向新世纪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并出于构建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长远考虑,延请国内一流的国际政治学者,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九五”期间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国际政治学术著作,以饕海内外的同行与读者。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编委会

1995.5

序 言

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在共和党右翼势力的压力下,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关系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在克林顿政府的 8 年任期内,导弹防御计划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和“战区导弹防御计划”(TMD)成为了美国优先考虑的武器研制项目。在 2001 年 1 月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后,美国再三强调要尽快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5 月 1 日,小布什在美国国防大学的演讲中声称,为了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必须摆脱那个已经签署了 30 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 条约,简称‘反导条约’)的限制”,并要将导弹防御系统的规模全面扩大。目前,围绕着 NMD 部署和维护 ABM 条约问题的国际斗争,无疑将是事关 21 世纪国际关系走向的一个重大问题。

TMD 和 NMD 虽然被标榜为防御性武器技术,但实质上同样也是进攻性武器技术。发展进攻或防御性武器的战略目

的是共同的,都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战略优势。1972年,为了缓和美苏之间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美国和前苏联签署了ABM条约。1974年,美、苏两国又以议定书的形式对反导条约的内容加以修订,进一步严格了条约对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约束。根据条约的规定,美苏(俄)只能在其国内部署一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而且所配备的拦截导弹不得超过100枚。它是美、苏保持战略力量平衡的基石。ABM条约之所以要严格限制美苏之间大规模的导弹防御体系的研制和发展,是因为美苏双方都意识到导弹防御体系的技术发展和投入部署,本身就足以大大提高一方的导弹进攻实力,大大助长美苏两国中的任何一方冒险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可能性。为此,AMB条约的签署就是要“冻结”导弹防御技术的研制和开发,抑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发展的军备竞赛,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疯狂的技术更新换代,以达到稳定美苏战略力量“恐怖均势”的目的。

小布什政府的导弹防御计划一旦研制成功并进入大规模部署,将是军事技术的又一次革命性变革。虽然导弹防御武器系统名义上用于防卫,属于防御性的武器,但其研制成功并投入部署之后,如果其拦截成功率超过90%,那么除了美国之外,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军事战略将可能失效。非常规性武器除了美国之外,将基本上不再具有有效的战场意义。即使NMD和TMD的拦截精确度较低,也会因为美国独家具备了“战略防御”能力而打破现有的建立在“MAD”(相互确保摧毁)基础上的核威慑,打破大国间保障安全利益而存在的起码的战略稳定。大国间将非常有可能重新爆发新的军事技术竞赛,开展新一轮的军备竞争,以便重建国防安全战略。由此而带来的

消极后果,将可能使国际关系进入一个新的结盟和力量组合的不确定时期。

此外,导弹防御计划说到底,是导弹技术,是武器技术。美国为了分担 TMD 巨额研制经费,以及考虑到今后投入部署时必须总是要让 TMD 武器系统与美国的军事盟国或承担有防御义务的国家 and 地区的现有武器系统相兼容,从一开始,就制定了 TMD 联合研制、发展盟友参与的策略。这样,就会直接造成 TMD 技术扩散和导弹技术的扩散。美国强调 MTCR(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在防扩散努力中的作用,然而自己首先就在破坏 MTCR 机制。这种双重标准,无疑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权行径。美国又如何有理由足以说服别的国家完全遵守 MTCR 的有关约束呢?毫无疑问,导弹防御系统的军事技术跃进在新世纪,已经成为了国家、区域和国际这三个层次上安全保障的最大挑战,迫使有关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安全战略的基本构成要素的有效性问题。这必将对大国间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

导弹防御系统一经部署,将会严重伤害现有国际军控与裁军架构,导致国际军控事业的停滞和倒退。其结果,不仅将会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还将有可能进一步促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技术的扩散。核军控和核裁军架构能否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国对所参加的军控协定与条约承担持续性的义务,有赖于各国根据国际条约的规定自觉采取约束性的行为。美国的 NMD 计划,本身就是一项单方面的扩军计划。它既违背了国际军控协议的规定,也将从根本上动摇国际核军控架构的基本制度安排。

美国作为 ABM 条约的创始国和签署国,其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武器系统、特别是其中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完全同

ABM 条约的条文和精神相背离。如果美国完全置 ABM 条约于不顾,不仅会大大损害冷战结束以来的美俄安全协调与合作,甚至可能断送冷战结束后美俄之间所达成的国际军控和裁军的基本构架。虽然美国一再竭力做俄罗斯的工作,但俄罗斯拒绝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反对美国 NMD 部署的基本立场是坚定的和明确的。1999 年 12 月 1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俄罗斯提出的,由中国和白俄罗斯作为共同提案国的《维护和强化反弹道导弹条约决议》。该决议案的通过,表明俄罗斯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坚定地反对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继续维护国际战略稳定,以国际军控和裁军的进程阻止大规模武器技术的扩散,防止诱发新一轮军备竞赛,是 21 世纪促进国际安全的重要途径。

二

中国如何就弹道导弹防御问题作出反应,将是中国国家安全、外交、防务和军事力量建设所面临的一个紧迫的综合性 and 战略性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也是在这样一个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朱锋教授此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认识朱锋教授已经有许多年了。由于彼此从事的研究领域比较接近,因此,我们有着较多的接触。在涉及军控、核安全以及导弹防御等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也有很多的共同点。他的勤奋、朴实的治学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的这本《弹道导弹防御与国际安全》是他多年来心血的结晶,是中国国内目前第一本专门研究弹道导弹防御与国际安全问题的、具有很强系统性的学术著作。

军控和裁军问题在中国相对而言仍是较新的课题,特别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内,更是一门正在发展的新学科。它既涉及国际战略、国际关系,也涉及军事、安全与技术等诸多领域。朱锋教授虽然不是军控问题的技术型专家,但他在国际关系以及国际安全领域内出色的理论造诣,使他成为目前中国国内从国际关系角度研究导弹防御问题最为出色的学者之一。

朱锋教授的这本《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特点:

首先,全书的结构比较完整和严谨,不仅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美国导弹防御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还对 NMD 部署之后对国际军控、裁军、大国关系以及地区安全等各方面的问題,都作出了分析和解答。全书几乎涵盖了目前导弹防御系统争论中所提出的所有问题。

其次,全书将理论性和政策分析性这两个方面结合得比较紧密。全书既对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给国际关系所带来的冲击作出了理论说明,例如核威慑观念在冷战前后的转变、军控发展的基本原因、国际战略稳定的理论框架以及美国安全战略在冷战后发展的理论背景等等,也对导弹防御计划与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军事战略的转变和国内政策的辩论对此项计划的影响等问题,给予了清晰、有力的回答。同时,全书最后一章对于中国的对策分析,也具有相当的独到之处。

第三,全书具有相当的历史深度。全书不是就事论事地谈论导弹防御计划与当代美国外交与军事政策之间的联系,而是结合战略核武器的发展历程以及美国在二战后军事战略的演变,论述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对发展导弹防御计划的不同争论和政策重点,以及以往的导弹防御系统发展同今天的 NMD 和 TMD 计划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给出了一条比较明

确的美国研制和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历史线索。

总之,全书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和学术价值,是当前我国军控和导弹防御研究领域里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

顾国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军备控制与不扩散研究中心主任

2001年3月30日于北京

前 言

从 1999 年以来,有关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争论无疑是国际安全研究中最重要热点,也是全球政治最火爆的话题。几乎当今世界上所有重量级的国家,都卷入了这场争论。从二战结束到现在的 56 年中,甚至更长远一点说,在人类已有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项武器技术像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那样,如此复杂、艰难并充满了国内和国际的争论。战后美国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要像克林顿那样,在一项防务计划的部署决定上如此地犹豫和斟酌。

武器技术的革新和发展,历来对国际关系的演进产生着深刻而又重大的影响。笔者不是“唯武器论者”,更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但翻开国际关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武器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往往是开创国际关系新时代的开始:没有坦克和坦克战,二战欧洲战场前期的局势将会重写;没有舰载机和航空母舰,可能不会有“珍珠港事件”,也就不会在 1941 年的 12

月爆发“太平洋战争”；没有核武器，二战可能不会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结束；而没有战略性洲际导弹的出现以及人造卫星的发射，冷战可能不会持续 45 年之久；如果这些假设都可以成立，那么，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的发展还会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吗？国际关系学者都不会否认，二战后军事技术的日新月异，是导致大国间没有发生持续性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武器技术的发展十分迅猛，战争完全变成了屠杀生灵和毁灭文明的工具。人类因为“怕”而抑制了自从 15 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贪欲，世界也纷纷在更重视市场竞争和契约关系中走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汉斯·摩根索指出，国际政治本质上受根植于人类本性的自然规律的支配，因此也像一切政治那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①武器技术的革新往往会为人类创造或改变权力追求的方式，并随着技术的变化，抑制某种本性的同时激活另一种本性。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证明，代表生产力的技术和科技因素，不断创造了人类经济活动的空前繁荣和相互依赖，也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创造了相互不可分离的依赖关系，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权力政治的思维框架，为各国的外交关系和军事战略塑造了新的原则和行为模式。军事科技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它除了在经济领域中表现得具有决定性之外，在安全领域让人们去接受生产力这一最活跃因素的支配，从而为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今天，人类的历史再一次走到了一项新的武器技术革命的门口。未来国际关系的前景，在导弹防御计划部署之后，又将会如何展示呢？至少两种尖锐对立的不同看法已经存在：美国和日本认为，导弹防御计划只是“防御性武器”，将会增加世界的安全；而反对者则认为，导弹防御计划将打开“潘多拉

的匣子”，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将从此暗淡。如果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对美国来说可以确立自己不受挑战的军事力量地位，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更为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权力的话，那么，21 世纪的国际关系将没有什么可以令人值得乐观的理由。

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之所以遭到如此普遍的反对，一个根本原因是它绝非一项或者若干项武器技术那么简单。在导弹防御计划完成部署之后，可能国际军控事业、威慑战略、国际战略稳定以及大国关系，都将发生微妙而又显著的变化。一个国际安全的新时代，可能即将来临。这个时代将可能比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更加动荡，武器技术影响人类和平命运的主题可能再一次变得清晰和残酷。法国总统希拉克在 1999 年 12 月曾经精辟地指出：“如果你看一下世界的历史，甚至从人类产生战争开始，你都会看到剑和盾之间的竞赛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剑总是获得胜利。想要防御剑的各种手段改善得越多，剑本身就变得越锋利。如果我们一旦拥有了导弹防御系统，那些剑的制造者将变得更加勤奋，也变得更加努力。”^②

冷战结束 10 年了，随着美俄核裁军的深入，世界好不容易奋力掀开已经压在人类头顶长达 55 年的核大战危险。核不扩散条约(NPT)机制的无限期延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NTBT)的通过和世界无核地区(NFZ)的扩大，都意味着尽管未来的核裁军道路还依然漫长，但无核武器化世界的前景毕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光明。然而，导弹防御计划将使得世界渴望和平与安宁的人们又一次受到打击。一旦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将对国际军控和裁军事业、防扩散的国际努力、国际战略平衡、区域层次上安全合作与对话的发展以及